

大日本史

和書門			
三二一六	二七	一三	五三
號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二一六	五三	一八	三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 (43)
函號	138 102

自一百四十五
至一百五十五

四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七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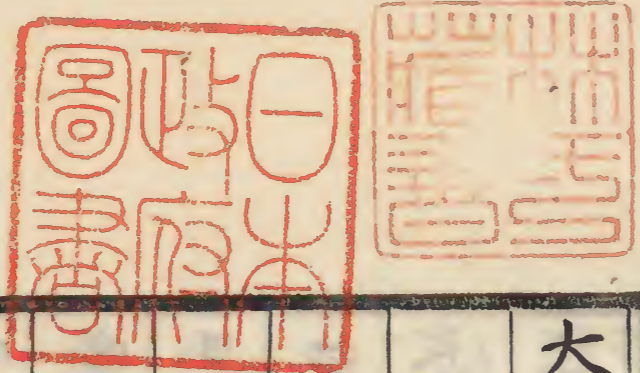
藤原忠實 子忠通 孫基實 基房

源雅實 子雅定

藤原忠實 閔白師通長子祖父攝政師實子

養之 任公卿補 寬治中累遷正三位任權中納

言兼左近衛大將永長二年為權大納言 任補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五

系康和中敕内覽太政官文書

愚管拜右大

臣兼東宮傅長治二年為関白

補任嘉承二年

帝病大漸法皇以為若有不諱太子幼冲忠

實顯政乃欲以藤原公實代之公實亦恃戚

家恩意望攝政屢請法皇法皇深居沉思經

日未决院别當源俊明粗知其意入取决法

皇未顯言俊明為繆聽即趨出造忠實第曰

法皇詔太子登阼輔臣如故遂行事愚管太

子即位是為鳥羽帝以忠實攝政天永三年

進從一位拜太政大臣初忠實密謂藤原宗

忠曰我以壯年居大職日懷危懼竊揆數年

之後帝當加冠我必拜太政大臣今乃辭右

大臣以避賢路遂辭之至是果如其言永久

元年復為関白中右記元承元年牛車入朝

退謂人曰御堂殿宇治殿聽牛車皆幾強仕

我年齒尚貌蚤賜牛車深恐盈滿謙讓不駕

已四十有一矣今日始駕中右記法皇敕忠實

納其女恭子於帝宮忠實固辭法皇大怒養

公實女璋子以納之初帝幼舉止輕躁或小
弓射人忠實憂之及長行稍易良忠實悔其
不納泰子適會法皇幸熊野帝救忠實納泰
子查裝已備法皇聞而大怒誚責忠實罷內
覽忠實退居宇治社門不出作歌自咎禱祖
神復職愚管鈔中右記法皇以長子忠通代
忠實為閔白忠通曰伏願宥忠實罪父子相
得以補此職辭甚切痛法皇動容明年復職
忠實恐懼不出上表辭之於是法皇以忠通

為閔白痛抑忠實法皇崩後忠實奏鳥羽上
皇曰臣雖觸宸怒久罷朝參然使忠通執政
榮寵甚至冀明年正月一入朝坐忠通上許
之長兼元年正月群臣朝賀位班末次忠實
稱脚疾不堪久立獨拜而出閔白以下扶起
之時人榮之神任愚管鈔尋復內覽上皇遂納泰
子今鏡愚管鈔保延六年准三后食邑三千戶聽
輦車一如忠仁公故事補任上表辭之忠實年
老足疾甚每入朝或駕輿或坐圓座使人引

之薙髮改名圓理居宇治世稱富家殿鏡忠實最愛次子賴長以為其才堪大用悉以律令格式及叙位除目官奏秘記授賴長曰此祖先遺物當傳忠通然彼既居攝籙不宜預細務汝之二子年已長於忠通子則繼我家者汝子也久安中賴長養女多子入宮為女御忠通養女呈子亦入宮共欲其踐后位賴長告忠實為多子求之甚急忠實屢奏法皇法皇不果忠實賴長以為忠通沮之大恚奏

請不已終立多子為后自是忠實益踈忠通命讓內覽於賴長忠通默然忠實請法皇法皇取忠通書示之其書曰寧為公所收而不能私讓忠實大怒召左衛門尉源為義屯兵御倉町守衛東三條亭謂賴長曰攝政不孝我畜怒日久然忍而不言屢為汝求其職彼不敢從言已不遜今我決意絕父子之義夫攝政天子所授我不得奪也氏長者我之所讓非素有敕授奪彼以予汝我何所憚也乃

遣源仲行賴賢仲賢于忠通第奪朱罌臺盤
朱罌臺盤者藤家重罌世所授長者也賴長
且諫且辭不聽賴賢還報曰不得庫鑰忠實
作色曰速破庫鎖賴賢探庫邊得舊鑰遂取
朱罌臺盤忠實大悅以為天授悉授賴長台記
時近衛帝年尚幼聞之不悅忠實賴長以為
忠通失氏長者必懷耻辱居賴長自得攝政
然忠通神情自若朝參如故於是忠實復上
書法皇密陳忠通之罪今鏡忠實屢請法皇以

賴長內覽宣旨奪忠通宅地莊園以獻之久
安六年忠實喪母不使忠通預喪喪曰凡家
有山避嫡長衰日忠通既非我兒不可避其
衰日宜避賴長衰日也尋遣賴賢於忠通邸
取師實師通二記遂請法皇奪忠通內覽授
之賴長台記賴長驕縱日甚法皇頗厭之及近
衛帝崩而議皇嗣專任忠通不復召忠實賴
長忠實太子立忠實請以賴長為皇太子傳
不聽保元元年崇德上皇舉兵賴長為之謀

首未幾兵潰賴長中流矢忠實大懼賴長子
兼長師長隆長斷宇治橋以奔南都居禪定
院使僧尋範千覺等募寺僧郡民抗官軍謀
殺忠通子興福寺別當慧信慧信奔京師賴
長病創幾死橋俊成馳告忠實請一相見忠
實彈淚曰安有氏長者而隕命于矢及于我
不忍見此薄命兒也歸告我兒任汝所之俊
成又來告賴長死忠實悲泣曰我常期彼為
揚閔儀刑百辟也不謂至于斯廷議當忠實

流忠通苦請得釋忠實聞而嘆曰不意閔白
愛我至此悔我踈彼之日久矣乃獻誓書於
帝明以無惡心忠通遣人迎之忠實稱疾不
出忠通使子基實具說朝廷情於是出南都
移居知足院保元物語世稱知足院應保二年薨
年八十六系圖為八十五忠實容貌閑雅
色音清朗好音樂善彈箏授奧秘于帥長台記
鏡今世傳萬秋樂秘說者頗用忠實言體源賴
長自有傳

忠通天仁天永間累進正二位權中納言承
久三年轉權大納言尋為内大臣兼左近衛
大將保安二年內覽太政官文書尋為関白
補初白河法皇以事責忠實欲易輔臣密求
其人無如忠通者乃召諭曰父自父子自子
公為執政忠通曰臣之家世忝家職故有授
受之儀凡詔降之日父復命之今忠實觸冒
震怒屏居隔絕願宥忠實眾得父子相見以
成其禮若夫父廢黜而子登庸此人情之所

不忍也法皇感其言聽之三年進後一位拜
左大臣家近皇居每朝參必先諸卿各對有
條理最老典故法皇特重焉愚管鈔補任及崇德
帝即位攝政其儀一如忠仁公故事大治三
年拜太政大臣明年又為関白近衛帝即位
復攝政補任久安元年敕賜召見忠通嘗欲得
大和私遣人檢注國內興福寺僧徒大起拒
之故更賜召見忠通舊知備前伊賀至此總
領三國賴長冰之曰攝政於二朝食租於三

國雖榮盛備門而如貪汚何四年賴長長子
兼長轉右近衛權中將先是賴長以兼長為
忠通子叙正五位下任右近衛權少將是歲
忠實奏請轉任法皇曰前月已奏可延滯可
異忠實乃與忠通書責之忠通意不平及轉
權中將賴長奉書謝之忠通報曰事可賀但
不欲受多疑人書還謂其母師子曰自今以
後不管兼長叙遷事兼長尋進四位賴長大
悅憑皇嘉門院若請和諧忠通曰兄弟固無

宿怨何須和解

治記

五年拜太政大臣再任太

政大臣始于此六年辭免尋辭攝政詔為關

白

補任

忠實愛賴長惡忠通賴長心欲內覽忠

實告忠通曰汝宜讓內覽於賴長他日賴長
當復與汝子孫忠通默然忠實奏法皇曰願
召諭忠通使彼吐衷情法皇諭其旨於忠通
忠通白曰賴長資性凶險彼若扶幼主四海
被其禍忠實聞此言必怒責臣臣欲兼順於
父則不忠於君忠孝難兩全無奈之何法皇

以示忠實忠實果大怒命兵士奪朱罍臺盤
悉授賴長以為氏長者遂絕父子之義且奪
其宅地莊園惟有備前采邑忠通不以為意
台記 忠管鈔 賴長謗曰失氏長者而舉止猶如是
耶忠通欲加冠於嫡子基實使郡國辨其供
給以奪氏長者事遂寢既而基實元服次子
基房著袴公卿無來會者惟藤原宗能忠基
經定與其事無叙位昇殿之命崇德上皇及
皇嘉門院特臨其亭帝惡賴長奢恣最親信

忠通仁平元年元日節會賴長為內辨帝入
御帳不出翌日帝親法皇忠通從焉法皇不
與之言以為帝惡賴長皆忠通所為
今鏡 忠管鈔 台 記 三年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之子
忠通兼旨奏法皇法皇以為忠通欲立幼主
以專威福勸帝禪讓復恐朕不聽使帝稱疾
也乃謂忠實曰忠通用意如此天下從是漸
亂忠實退告賴長曰甚矣忠通之愚也若使
子即位其父必專權他人豈得預乎忠通奏

請再三法皇曰事關大體當與忠實議之忠
通乃止記賴長驕傲日甚至凌辱法皇近臣
法皇漸疏之始信忠通之言久壽二年帝崩
法皇謂四宮雖年長而資性輕疎難承大統
乃召忠通密議曰帝登崩無嗣黎庶不可一
日無主也暉子帝同母妹也重仁上皇第一
子也守仁雅仁子也誰其可者公宜選其一
忠通曰天位至重臣何敢輕言法皇固問不
對法皇曰朕以公言為太神官託宣聽之莫

固辭忠通頓首曰聖諭及此臣敢不盡愚四
宮方為親王春秋既二十九義宜立之自古
立長邦家之利且捨男立女捨父立子皆乖
道也法皇曰善於是皇嗣定愚管鈔古事談忠通率
百官迎雅仁親王於高松殿立之是為後白
河帝忠通閔白如故愚管鈔補任先是賴長放肆
專政忠通唯備位而已至是奏陛下新臨四
海振整綱紀政柄不冝分如臣才不可用則
請罷閔白以授賴長不則當還臣內覽氏長

者帝然之未幾難作賴長兵死忠通為氏長

者神任今鏡忠實坐賴長當流忠通使藤原

通憲奏曰忠實若處流忠通何面目立朝乎

帝為釋之保元物語及二條帝即位忠通辭閔白

基實代之神任今鏡忠通好佛最通台教兼學真

言信僧覺鏤敬禮特渥今鏡元造別業於法

性寺側世称法性寺殿又往來桂別業詩歌

自娛優游卒歲應保二年薙髮改名圓觀長

寬二年薨年六十八百鍊鈔今為人謹厚喜

怒不形夙好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有

人麻呂風嘗奉白河帝敕作續本朝秀句三

卷上之又纂和漢詩歌以贈藤原基俊最善

書禁門扁榜寺閣障壁往往書之今鏡忠實欲

嘗其技使之書屏風把筆立成忠實嘆美著聞

集或請寺門額忠通書與之既而聞藤原基

衡所創大怒曰陸奧蝦夷亦索我書乎使人

奪回之今鏡晚年書法最精巧自成一家世称

法性寺殿流少時書最勝寺額每過其門報

然耻其拙并註抄左大辨藤原為隆告人曰設使忠實為閔白忠通源有仁為左右大臣則人才相逐典章振起惜哉使忠通早極其位故徒總大體不預細務是以世無見其所能鏡子基實基房兼實兼房兼實自有傳兼房至太政大臣從一位世稱禪林寺補仕基實累官保元二年進正二位拜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及二條帝即位為閔白氏長者時年十六自叙位至此僅九年榮進之速古今

無比永曆初轉左大臣永萬元年攝政明年薨年二十四廢朝三日贈太政大臣正一位世稱六條或稱中殿為人白皙豐肥能書頗有父之風子基通忠良基通自有傳忠良安德後鳥羽土御門朝至大納言正二位嘉祿元年薨世稱鳴瀧大納言今鏡補仕系圖基房歷左近衛權少將正二位大納言永曆中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長寬二年轉左大臣仁安元年兄基實薨基房代為氏長者

攝政任補基實妻盛子靜海女也基實薨時其子基通尚幼攝籙莊園基房當盡得之參議藤原邦綱與靜海善謂曰殿下莊園必不可舉屬之于今攝政也在昔唯法性寺殿併而領之其餘皆有所分割也况故攝政殿子雖非政所之出而義為母子割而領之何不可之有靜海大喜於是基實莊園茅宅古器文書多屬基通母子基房雖為攝政所領繞興福寺法成寺平等院勸學院鹿田方上等數

所而已愚管無何任太政大臣兼安二年為

閔白補基房與靜海不怏治承三年停閔白

左遷太宰權帥邦綱愍其遠配勸令祝髮改

名善勸邦綱以告靜海曰凡應配流者既從

僧服則法當追改配所邦綱因請置于采邑

備前湯迫山槐記盛衰愚管四年召還平家物

和元年遭赦還及養和帝西狩源義仲入

京師恃功驕恣請婚基房基房逼其勢許之

未幾義仲幽法皇于五條茅剝奪朝臣官職

暴橫日甚基房喻曰自古挾震主之勢輕蔑
王室者保身世家我未之聞也近如平清盛
把握朝權二十餘年却遷法皇凌逼宸極眾
惡貫盈天奪其命子孫不得寧處寄身西海
亡在旦夕卿所親見也及今悔過易轍則天
意可回富貴可保也義仲意稍解遷法皇于
西洞院第盛衰記平家物語寬喜二年薨年八十七
稱松殿又號中山菩提院系圖後白河法皇命
工畫年中行事圖賜基房基房簽貼其外違

進呈大稱旨命藏之蓮華王院著聞集子家房
隆忠師家忠房家房從三位權中納言隆忠
從一位左大臣忠房正二位大納言補任師系圖
家治兼中累官為權中納言年纔八歲愚管鈔
壽永中為內大臣攝政氏長者補任貞永元年
至天王寺祝髮百鍊鈔名大心曆仁元年薨年
六十七稱天王寺補任子基嗣正二位大納言
實朝右近衛少將系圖
源雅實右大臣顯房子也少歷清貫白河即

位任參議進從二位永保二年任權中納言
應德三年轉權大納言康和長治間拜內大
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傳鳥羽帝即位叙
從一位遷右大臣保安三年拜太政大臣持
教在閑白上源氏有是拜始于此補任職天
治元年許官薙髮號蓮覺大治二年薨年六
十九稱久我一補任中右記雅實撲直敢言白
河帝常憚之父顯房亦每省視為改容最為
一時所重子雅定善舞初堀河時有石清水

臨時祭敕選公卿子弟善舞者帝意在令雅
定奏一舞而憚閑白忠實乃命之藤原宗能
雅實耻之令雅定辭命身杜門不朝帝聞而
驚乃進雅定位慰其意雅實入朝拜恩時忠
實家將大饗請雅實為尊者許之至期忠實
遣使招之辭以齋而不往雅性不解算數不
拘細事嘗有疾白河帝命僧行尊禱而瘳雅
實報以驛馬一匹人笑其贈遺不當帝戲曰
行尊之功實朕力也公唯賞行尊曷不報朕

雅實乃獻武藏大德隆賴所造小弓不具弦
弦裏以陞奧紙帝大笑鏡又與忠實俱賜酒
於帝前至三酌帝命徹酒雅實目忠實曰賜
酒有限猿樂之比也帝笑更酌之雅善舞樂
使伶人多志方就習胡飲酒召而試之以未
稱意乃責雅實對曰北臣不傳彼自無器骨
帝欲令雅實舞雅實乃令取舞具於家入直
廬而卧帝遣人責其遲緩堅卧不起及暮舞
具至乃起舞一闋帝大感嘆先是伶官助忠

關姓

為人所殺帝哀惜之曰神樂秘曲胡飲酒
採桑老至此絕雅實曰神樂聖上傳之採桑
老天王寺樂工傳之胡飲酒幸傳在臣勿若
聖心談古事子顯通雅定顯通正二位權大納
言先父而薨顯通長子僧明雲為延曆寺座
主源義仲難為乱兵所殺平家物語次子雅通為
叔父雅定嗣尊身分脈
雅定生甫九歲會鳥羽宮有童舞雅定舞胡
飲酒娟秀閑麗見者為天童堀河帝脫御衣

賜馬中右記堀河鳥羽之朝歷侍從右近衛

中將參議權中納言至從三位保延二年為

權大納言六年兼左近衛大將補任雅定素為

鳥羽上皇所親昵及內大臣藤原賴長辭大

將上皇欲令雅定兼之時右近衛大將藤原

實能大納言藤原實行班在雅定之上二人

共冀望焉崇德帝意欲以實能轉左上皇聞

之夜如禁中為雅定請以故得起拜百鍊鈔

鏡今又上皇敕淳和將字西院別當永屬雅定著聞集

家職源抄久安五年拜內大臣時實行拜右大

臣有人往而致賀車馬喧囂填塞門外及通

謁實行盛服而出甚有喜色既而至雅定門

庭寂闕無佗營設倉卒出見曰凡拜大臣者

有大饗等儀事頗繁瑣子何賀之為其雅量

如此六年轉右大臣今鏡補任久壽元年薙髮法

名法如補任蓮今鏡如蓮時賴長為左大臣謂藏

人頭藤原光賴曰聞右大臣將出家知朝家

典故者唯有此人今無疾而出家國家何憑

宜奏法皇過之光賴誓緩業已不及時人嗟

惜記台常與妻子同居內行不亂朝章大典諳

練詳悉訓續教如賴長博聞多識而時諮訪甚

為世所重性好戲謔言笑終日嘗奉使伊勢

不言教日左右怪之及出內宮言笑如常人

稱誠敬記台應保二年薨年六十九世稱中院

右大臣補任系圖○古事談曰雅定每自稱

者松君蓋松若丸神樂曲也轉無子養兄顯

通子雅通為嗣圖系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五終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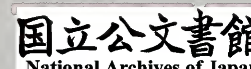
源隆國子隆綱俊明

源經成

藤原為隆弟顯隆

大江匡房

源隆國權大納言俊賢之子也累官至權大



納言公卿補任性畏暑晚年築別莊於宇治每夏

月休暇往居焉招往來人自隔障而坐聽其

談說至方俗閭巷小事必錄之積而成帙曰

今昔物語又曰宇治拾遺物語本書序兼曆元

年薨世稱宇治大納言三子隆俊隆綱俊明

隆俊康平治曆間任參議兼右大辨修理權

大夫任權中納言補任父隆國嘗仕後冷泉侍

寵無禮後三條之在東宮也常啣之及即位

欲逞之於其子當隆俊入直帝竊窺之視其

正笏端坐行事于陣營辨敏給嘉嘆曰如此

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

矣古事談進至正二位兼保二年薨年五十一

補任隆綱治曆中任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修理

權大夫補任初後三條以父故亦憎隆綱謂彼

年少而以閔白賴通眷顧遽居清要古事談

會藤原仲季射白狐於齊宮廷議定其罪或

曰狐已死或曰未也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

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如

彼固可嘉尚而朕嚮謂榮進大過豈不繆乎

遂得親任鬼管鈔續古事談按十訓鈔隆網

據補任先是隆網已兼保元年薨年四十二

補任俊明任侍從兼左近衛少將補任延久中禁內

火帝倉皇出避衆擾亂喧逐殆觸乘輿俊明

後至親執弓矢叱而退之帝悅由是得毫遇

古事談白河朝任參議至權中納言兼中宮大

夫補任及中宮藤原氏崩帝悲哀過甚俊明入

諫言甚剴切古事談帝既脫屣仍與聞機務始

置院別當以俊明等為之執政大臣莫不悼

之中右記兼德中任權大納言兼陸奧出羽

按察使補任初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東宮舅

冀望攝籙及鳥羽將受禪以謂得其機屢請

法皇法皇不決乃御內殿不與人通至受禪

日未有所命衆不知所從於是俊明東帶上

殿欲入而執旨守者遏之俊明日我得面陳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六

三

大事直排而入法皇曰何為來也俊明曰盱
矣受禪事奈何法皇曰攝政屬何人抑以関
白為之乎俊明為繆聽高声称唯趨出徑造
関白忠實第傳宣攝政如故宣遵舊典速行
受禪之儀事遂定愚管俊明嘗作佛像藤原
清衡自陸奥奉沙金以資之俊明卻而不受
或問其故俊明曰彼根據東郵殷實富彊一
且生愛我曹當議征討事是我所以辭也古
訓抄永久二年薨年七十一補任俊明請練

朝章有大禮或偶忘携儀注則臨時以意推
行毫無爽失古事子能俊善和歌官至大納

言補任十訓抄

源經成代明親王曾孫父長經備前守補任
經成萬壽寬德間歷藏人侍從左中辨民部
大輔補藏人頭永承中為參議檢非違使別
當至正三位補任上東門院慶東北院將赦經
成輒命吏取重囚三人斫其手足時人謂曰
不行赦令則彼輩不至死大赦反為死刑又

戮盜擯人九僧惟尊為說報應經成辨而排
之惟尊無語而退續古左獄大吏請縱囚徒
經成曰是徒犯禁被繫今罹天刑固其所也
既而火熾囚徒冤痛叫號而焚死十訓康平
四年中納言闕經成冀望禱于石清水社謂
祠官曰我理刑獄多殺囚徒願以此報得為
納言祠官曰神惡殺焉得以殺人之多而祈
之福報哉經成曰為國除惡未嘗枉法徇私
而謂之好殺予儻所為而有冤枉神其不受

果為納言古事談續 治曆元年進叙正二位

二年薨年五十八子重綱重資成宗重資從

三位權中納言補任

藤原為隆父曰為房歷任白河堀河鳥羽三

朝至參議兼大藏卿補任永久元年醍醐寺僧

仁寬謀不軌事發覺廷議處仁寬於遠流而

欲逮親族為房曰仁寬所為悖逆無道然又

母兄弟不必與知安得連坐公卿同為房議

因獲免時人語曰奉君有忠遇下有仁若人

子孫其必蕃衍盛衰記有子十五人為隆顯隆

最著而為房以顯隆為嗣系圖為隆置宇侗儻

才幹軼人後拾遺傳白河朝補藏人嘗奏事端

緒頗多帝有倦色欲起入內為隆佯為不知

奏太神官事帝復御座因得盡其奏歷藏人

顯任參議轉左大辨叙從三位補任堀河帝時

使于伊勢還奏帝方吹笛弗顧為隆退告上

皇曰今上不豫請禱之上皇驚問內侍曰不

知召為隆詰之對曰臣嚮奏天神官事主上

吹笛不省苟非珍邪為崇豈宜如此帝聞之

大愧有人獻柑樹帝持愛之架屋庇護為隆

不喜令小舍人撤去樹遂枯帝知而不之責

其見畏憚類如此續古事記大治五年薨年六十

一稱坊城補任系圖

顯隆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歷右大辨藏人

頭保安中任參議進權中納言叙正三位補任

白河法皇將賞僧徒以布施則輕為阿闍梨

則重沉思不決顯隆奏曰今以阿闍梨與之

止其身莫永屬于彼寺帝悅而後之顯隆風
力幹局迥出等輩最為法皇所親任夜常入
侍所言多聽時人稱曰夜閑白鏡保安以來
專參預機務勢傾一時大治四年薨年五十
八中右子顯賴亦至正二位權中納言補
大江匡房大學頭舉周孫信濃權守成衛子
也系圖穎悟絕倫四歲始讀書八歲通史漢十
一歲作詩權大納言源師房命賦雪裏春松
負詩匡房援筆立成師房奇之進呈後冷泉

帝大感賞賜字料

續古事談中右記
匡房暮年詩記

閑白賴

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師房往而規度大門
北向賴通問師房寺門向北古亦有諸曰不
知匡房尚幼後在後師房曰彼善記故事請
試問之匡房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
本朝六波羅寺門皆向北賴通歎賞之十訓
抄古
事談補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負才憤世欲晦
迹山林權中納言藤原經任諭之曰卿命世
之才何不自愛而遽至此乎鏡仕後三條白

河堀河三朝歷左大辨式部太輔進正三位

任參議補任兼曆中高麗請醫廷議以其無禮

不遣使匡房作牒報之其中有言雙魚難達

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焉江談

鈔十訓抄著聞集 嘉保元年為權中納言兼德中兼

太宰權帥秩滿而歸中右記 嘉承中再為權

帥足疾不赴任是以府解旁午悉及伏議時

論譏之中右記 天永二年兼大藏卿無幾以病

祝髮薨年七十一補任中右記 世稱江帥自最祖

參議壽人八世相繼傳業為三朝帝師及薨

人或惜焉中右記 博識彊記淹練朝典著江家

次第二十一卷措紳取為模楷仁和寺書目 最以

詩文名于世兼工和歌少時作秋日閑居賦

藤原明衡賞之曰其鋒森然定少敵者見落

葉埋泉石詩曰已至佳境及長才藻炳蔚一

時名輩悉稱之暮年詩記 後三條之在東宮也匡

房以文學侍及登極頗有獻替今鏡 常奉幣伊

勢親草宣命示匡房有朕即位而降不敢為

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罔請垂睿念帝作

色曰朕有何私耶曰前以藤原實政為左中

辨辨今據今豈不超隆方耶帝默而罷續古事談本書

鏡訂之匡房家多書累世不罹災作庫于

三條高倉藏之或曰京師多火何不之思匡

房曰我家文章當閉朝家盛衰何慮之有仁

平中文庫遭火朝廷亦衰續古自曰我以文

學被遇名譽邁古齡垂中壽唯不歷藏人頭

與子孫之無似為憾爾江談抄子隆兼式部少

輔維順式部大輔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六終

大日本史

卷一百四十六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藤原賴長 子師長

藤原通憲 子成範

藤原賴長太政大臣忠實第二子累遷長兼
中叙正二位為權大納言保延初兼右近衛
大將任內大臣五年兼皇太子傳轉左近衛大將

中右記公卿補任系圖 藤原通憲勸之學賴長乃師通憲

又學於藤原成佐及僧惠曉才識日進忠實時愛

之今鏡台記愚管 康治二年始受易賴長以為明

年甲子運膺革命當有改元議回學易然世或

謂學易者有凶又云五十始可學易是謬妄不足

信也據論語皇侃疏則幼而學之亦復何害而猶

懷疑懼乃使安倍泰親望祭泰山府君於河上時

而雪賴長祈請曰學易者得究天地之道通消長

之理而或諸鬼為祟究理正也鬼崇邪也天豈

令邪勝正哉須臾雪霽賴長大喜以為天允

也乃盥漱讀之遂受筮儀於通憲台記著一

日與通憲論及卜筮先後通憲言屈乃戒之

曰公才不耻古雖中朝人難與俱匹我竊為

公危焉諸莫復學賴長心悅台記保久安三

年詔以賴長為一上是歲新年會賴長內辨

失儀深自忤謂我祖先居一上者凡三人德

加海內世稱功勞未有如我不肖者也台記藤

原成佐奏請任式部權少輔賴長推薦曰成

佐才學優長軼于等輩冀朝廷起擢以勸後
進臣嘗師之今具職於大臣十有三年矣略
知記姓名者皆成佐之力也若聽臣所請則
公以塞舉賢之責私以報成己之德敕從之
台記五年稱左大臣叙從一位補任六年帝元服
先是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多子為子至
是入內為女御時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
呈子納宮欲以為后呈子本美福門院養女
也其納宮實出門院意賴長託忠通欲立多

子為后久而不果賴長疑之密上書請旨法
皇報曰朕固無抑多子之意嚮忠通奏朱雀
帝以後班執政女不得立為后卿宜以告忠
實彼之所請忠通豈得而拒之賴長乃憑忠
實嬖妾請忠實至高陽院上書曰願今日冊
多子為皇后賴長亦奏若冷泉園融堀河母
后皆班執政女法皇報曰當趣攝政使宣下
也諭忠通唯謂冊立依故事而無立多子之
語忠實賴長大惑焉賴長謂忠實曰多子不

得為后則小子遁世忠實憂焉既而呈子叙
從三位賴長又憑法皇近臣藤原季賴奏曰
呈子先母立則臣遁世忠實亦復上書請之
甚切法皇心未決忠實自詣法皇涕泣曰賴
長性急事若不成則必出家臣齡七十不能
堪憂願陛下以臣故許之莫必問先例况近
有堀河母后例乎法皇遂立多子為皇后賴
長大悅呈子尋為中宮台記賴長每事譏諍忠
通所為猜忌日甚忠實亦疏忠通奪其所授

朱罌臺盤以授賴長為氏長者時帝頗惡賴
長驕恣仁平元年元會賴長為內辨帝入御
帳不出及曉帝使人奏法皇曰明日賴長復
至則不得而朝觀台記是月叙位忠通使
範家奏法皇曰誰執筆曰左大臣帝召範家
曰右大臣範家對以法皇詔帝怒曰卿宜告
朕言於法皇範家奏之法皇大怒曰朝議宜
召上臈有故則召其次乃賜書忠實促賴長
尋詔內覽太政官文書台記三年法皇詔賴長

試進士百鍊鈔賴長建白釋奠時儀及三省

政寬仁以降事廢閣無知之者賴長草具其儀

使諸司肆而行之台記百鍊鈔久壽二年上表辭

左大臣內覽台記百鍊鈔帝崩及定皇嗣法皇唯與

忠通議賴長不得與焉忠管鈔時或告賴長曰

有人使巫降帝靈巫為靈言曰嘗有詛朕釘

愛宕護山天公像目者以故朕喪明早世法

皇驚遣人驗之呆如其言美福門院及関

白意疑禊閣與公所為法皇亦深憎之賴長

惶恐指天日以為誓既而後白河帝即位忠

實請使賴長為皇太子傳法皇曰太子女院

所育也賴長頃年輕侮女院顧朕即世之後

賴長將不利於太子賴長懼上書法皇以分

疏之賴長欲復內覽祈之諸社忠實亦請之

法皇台記保元元年復任左大臣不下內覽宣

旨賴長失望補任法皇素不愛崇德上皇賴長

屢謗法皇及忠通為法皇被疏賴長諂事於

法皇而法皇漸惡賴長專親忠通至此賴長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七 五

阿附上皇台記 愚初近衛帝之前上皇謂朕

當再踐阼不則重仁親王而以後白河帝立

大悞憤是歲法皇崩上皇召賴長議舉大事

賴長對曰時難得而易失方今一院登遐時

已至矣宜斷宸衷勿復有疑諸本保遂遷白

河殿徵兵事發覺上皇使將士守四門賴長

問策於源為朝對以夜襲高松殿擊其不意

賴長不能用既而後白河帝使諸將未攻軍

大敗績賴長將奔流矢中其頸藤原盛憲扶

而上車至木津河使人報忠實忠實不忍見

之賴長斷舌遂暈于奈良年三十七保元遣瀧

口發驗其墓百鍊鈔保高倉朝時詔使少納言

藤原惟基就贈正一位太政大臣玉海保元

賴長美姿貌為人嚴勵深刻每朝會諸卿晚

至者必加譴責或至壞焚其第今時人憚之

曰惡左府愚管鈔保然其責人自官吏迄皂

隸必悉事情覆明是非彼若陳說有理則引

咎辭謝保元初忠實命忠通養賴長為子愚

鈔補任今鏡 及忠實疏忠通賴長力能排之

保元物語 鏡忠通巧歌詩善書賴長譏曰是小技無益

國家保元為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相

見於朝堂則賴長執禮猶恭忠實問故對曰

豈可以意氣不合奈天倫之常乎愚管久壽

初會右大臣關賴長與大納言藤原宗輔素

善以故欲使內大臣藤原實能任右大臣宗

輔轉內大臣上書請法皇曰宗輔年幾八十

為一大納言忠勤無比宜轉任又若猶舍之

抽擢其次則臣亦辭職書奏法皇諾而不果

時藤原伊通亦為大納言班宗輔次伊通中

官呈子之父而呈子忠通之養女也故賴長

比宗輔禮伊通其猜嫌率類此平素好講究

經傳彊記軼人造次不廢書嘗詣春日社舟

中閱類聚三代格曰吾輩生平當讀漢家書

如逆旅須讀本朝書又每食飲沐浴使書生

五人更說南史之綱要而聽之一日試諷誦

之其所說五百九十一事而所記二百八十

五猶耻未悉盡好購求載籍造書庫藏之東
 西各設架名為陽棚陰棚分部曰經曰史
 曰雜說曰本朝其書多所手寫台記子兼長師
 長隆長僧範長兼長初名忠經伯父忠通養
 為子至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補任保
 元初坐父事處流兼長于出雲隆長于伊豆
 範長于安房諸本保元物語作安藝今從帝
 王編身記半井本保元物語
 師長幼名萬壽麻呂台記仁平中任右近衛權
 中將參議累進從三位久壽中為權中納言

補任保元初坐父事流于土佐今鏡保
物語長寬
 二年赦還按察使源資賢問貶所之事師長
 不答祇唱韓康獨往之句資賢為之掩淚古
事
談抄二條帝見之曰朕不聞琵琶久矣乃自
 授琵琶師長始奏賀王恩繼彈還城樂帝及
 左右嘆美之十訓抄是歲復本位進正二位仁
 安中轉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補任世稱土佐
 大將十訓抄安元初任内大臣治承元年拜太
 政大臣叙從一位三年平清盛怒廷臣圖已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流竄數十人師長流尾張井戶田盛衰記薙髮

改名理覺補任四年赦還京師盛衰記建久三年

堯年五十六歷代皇紀稱妙音院系圖師長幼而韻

悟好音律最長琵琶及箏皆極其奧秘鏡式

部大輔源惟守者學琵琶於師長及師長遷

土佐惟守送至大物浦師長感其志授蒼海

波秘曲今鏡係元物語惟守千載集常諸國

元旱百禱不應師長奉敕彈琵琶於日吉社

澍雨立降衆皆嘆異稱曰兩大臣盛衰記師長

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者古賢之論

也今世民間所謂白拍子其音屬高亡國之

音也舞容不端仰天而立有憂思之態壘衰抄

十訓抄曰一日詣熟田社彈流泉啄木揚真

原貞敏受之唐人康羨武傳至師長也更彈

登宮路山彈琵琶有青呈鬼出於水中歌而

所著有三五要錄要畧仁智要錄要畧白馬

節會抄仁和寺子師妙右近衛少將師長從

五位下系圖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七 九

藤原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也長門守高階

經敏子養之平治物語○系圖曰通憲冒姓

然無題詩及仁和寺書目書藤原通憲據此則通憲既復本姓也今從之歷事鳥

羽崇德近衛三朝叙正五位下任日向守系圖

平治物語通憲善相法一日自鑑流水見有劔貫

頭之相心惡之後遇相者亦告其凶相通憲

憂曰如何而穰之曰為僧則免然年七十後

非我所知也通憲信其言欲為僧以所居官

卑竊乞法皇曰臣欲為僧以日向入道見稱

于世亦遺憾也冀姑借少納言法皇不允平治

物語康治中再請薙髮法皇問前中納言藤原

顯賴顯賴曰通憲天下才子無復出其右者

莫聽通憲固請不已天養元年遂任少納言

無何薙髮更名圓空又改信西治保元元年

左大臣藤原賴長奉上皇據白河殿集兵將

攻禁內通憲奉敕詔軍事於源義朝義朝獻

策通憲從其言亂平黨與藤原成隆藤原盛

憲等潛匿不出通憲設計料其眾曰某配某

國某放某地於是逆黨以為眾不抵死剃髮
出降通憲悉收之保元物語源為義平忠正等十
八人亦請降通憲竟以死論右大臣藤原雅
定大納言藤原伊通等議曰嵯峨帝以後未
嘗加死刑於朝臣奈何今遠論殺之減死一
等可也通憲堅執不聽因奏曰臣聞非常事
人主專斷之今放及徒於郡國恐遺後患不
如悉斬之帝從之保元物語通憲妻藤原朝
子帝乳母也以故特被親信天下之事莫不

與聞焉平治物語通憲素憂大内圯壞朝議廢闕
初関白忠通奏請繕治之鳥羽帝慮致擾費
不許及通憲用事奏修治之於是通憲日夜
討畫布算外聞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
成朝會内宴咸復舊儀又追延久故事置記
錄所裁決政事愚管抄神皇正統二條帝受
禪政出於上皇通憲權威益熾時權中納言
藤原信賴為上皇所親眷通憲與之有隙信
賴請為近衛大将上皇以告通憲通憲曰叙



位除目經國大典簡祇其人則上違天心下乖人情曩時白河上皇欲以大納言藤原宗通為大將堀河帝不許故院欲中納言藤原家成任大納言諸卿議以為不可大納言猶不輕授祇人况大將乎若信賴任之恐致驕奢自取禍敗願少留聖思上皇不悅正統記 愚管鈔旦書其後曰唐玄宗皇帝者近世之賢主也然而慎其始棄其終雖有泰岳之封禪不免

蜀都之蒙塵今引教家唐書及唐曆唐紀揚妃內傳審其行事彰之畫圖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此圖慎政教之得失蓋其意以信賴比祿山也信賴聞而銜之玉海平 治物語初義朝請嫁其女於通憲子是憲通憲拒之未幾聘平清盛女為男成範妻義朝不憚信賴深結義朝謀殺通憲愚管鈔平 治物語平治元年清盛如熊野信賴義朝乘間稱兵是日白虹貫日通憲驚以為官中夜將有急兵直詣三條殿會上皇

宴遊通憲諸子皆侍通憲慮敗帝樂意不直
奏之密告宮女而出歸謂其妻曰天變既若
此汝告之諸子乃策馬奔于大和田原藤原
師光成景等四人從焉平治物詔信賴義朝不知
通憲逃亡相議曰通憲父子常侍院中襲捕
可斬即夜率兵圍三條殿火之平治物詔及
曉焚通憲宅多殺婢妾通憲走過石堂山復
見星變歎曰此忠臣代君受災之象今君弱
臣強忠臣代君者其將在我乎遣成景覘京

師消息歸報其變通憲惶窘不知所為乃穴
地自瘞用竹筒通氣息唱佛名師光等剃髮
為僧悲泣而去出雲前司源光泰率兵索通
憲所在獲奴鞠問得實乃就掘其所通憲氣
息未絕遂斬其首徇之都市梟于獄門愚管
治物詔按愚管鈔為通初通憲欲薙髮藤原
憲自刺胸死未知孰是賴長嘆曰卿高才絕代而世無識者坎壈至
此我常為朝廷耻之子若遁世誰復自勵此
天亡我國也通憲亦謂賴長曰僕以薄命不

帶一頭職今將遁世人將謂有才者天及不

祉亦至於廢學願明公勉之固相對泣通憲

完才博覽諳練典故兼通佛教天文台記愚

鏡古鳥羽法皇幸熊野召見宋僧淡海言語

不通通憲為之譯語應對如流淡海曰子學

於宋半抑宋人乎通憲曰我嘗謂或有使于

異邦是以畧通殊方語耳平治所著有本朝

世紀唯心院関白秘又好歌舞嘗撰曲中佳

者教妓礮禪師舞之白拍子始于此徒然子

俊憲貞憲成範是憲脩範光憲餘子皆為僧

靜憲澄憲寬敏憲曜覺憲明遍勝憲行憲憲

俊寬兼憲慶系圖今後補任成範為弟俊憲

就學於勸學院康治中對策及第為文章博

士歷式部少輔任刑部大輔補藏人頭叙正

四位下補平江元年任參議十二月坐父事

流于越後平治後雲今後補任出 貞憲于隱岐是憲

于安房脩範于阿波靜憲于丹波澄憲于信

濃寬敏于上總憲曜于陸奥覺憲于伊豫明

遍于越後勝憲于安藝後皆召還愚管鈔平治物語

負憲官至後四位下少納言是憲少納言系圖

脩範參議正三位後為僧補任

成範仁平保元間累進後四位上任左近衛

中將信賴之亂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初皆黨

之既而知事不成奉帝如六波羅及亂平恐

成範等發其奸搆而陷之流于下野室八島

歲餘徵還復任平治物語仁和補任中叙正三位為

左兵衛督兼和四年任參議安元二年任權

中納言尋兼民部卿至正二位文治三年薨

年五十三補任成範喜花木最愛櫻花移芳野

山櫻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成範禱

神延花壽花為不萎者三七日帝愛其風流

賜書曰櫻町中納言平家物語盛衰記子基範從三

位左近衛中將刑部卿補任成房兵部少輔近

江守範行從四位下長門守通成侍從兼範

大隅守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七終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s visible here.）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藤原伊通

藤原光賴 字雅方

藤原經宗

藤原伊通右大臣俊家孫也父宗通容貌魁
偉最達時務治家有法上下輯睦人無間言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八

一時稱之得白河上皇眷遇屢預大議至正
二位權大納言中右記世稱阿古丸大納言鏡
伊通保安中任參議大治五年為中宮權大
夫公師補任是歲參議源師賴等四人為權中納
言伊通愧不入選辭官不朝參以節會日毀
檣柳乞車燒街路褐衣布裳走馬遊宴倡家
寄院寵臣藤原家成書曰我倘得自適當率
歲會長子為通得崇德帝寵帝欲復用伊通
關白忠通不可帝屢請鳥羽上皇遂用之長

兼二年直任權中納言於陣坐陣座拜官自
伊道始鏡今永治元年轉權大納言尋進正二
位保元元年任內大臣明年為左大臣是歲
藤原信賴殺藤原通憲捕其子十二人欲寘
之死伊通議恕死從流平治物諾永曆元年拜太
政大臣時細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
作意見一篇上之其畧曰聖主不棄人取其
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
是故世無有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八

若及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
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心坦小一
條院舉源賴義白河院召平忠盛侍衛禁內
所以防微威衆也近代殿上夜直無人雖藏
人在安卧旁室召而無應者此所以重聖躬
也又曰帝王崇學非謂善詩賦為知治体也
君學此以使臣臣學此以事君則天下自治
若徒巧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之人也世當
有陶鎔才知臣莫如君諸選之凡人臣專為

身謀而不盡心奉公者皆朝廷之罪人也臣之
所學如此輯其所聞擬十七憲法謹上其言
頗切時務見意性好恢謔藤原信賴圍三條殿
宮人多赴井而死亂平武士以切任官伊通
笑曰殺人者皆拜官三條殿并殺人最多何
不授官率此類也今鏡愚管鈔永萬元年薨
年七十三任神祇大宮大相國又曰九條相國
系伊通幼與弟秀通見准后金子金子相之
曰兄當為大臣弟不至御相杲如其言古事談

父宗通臨終頒所食莊園於諸子使伊通記其地名與兄信通同署以肥後三重屋莊丹波今林莊與信通命諸子曰汝之母歿後各頒領之宗通薨未幾信通亦沒其子行通幼母疾將歿乃以三重屋莊與伊通今林莊弟重通伊通辭曰先考之言猶在耳押字未滅豈忍違之且父逝子嗣理固當然我畏天道耻人倫不敢受余遂以其莊授行通台所著有無名抄八雲御抄子為通伊實為通至正四位

下中宮大夫參議補伊實有精力好角力不

好讀書伊通常戒之著聞集至正三位權中納

言補

藤原光賴權中納言顯賴長子也長兼中為藏人保延仁平間歷左右少辨補藏人顯保元元年任參議進正三位任權中納言平治元年為左衛門督兼檢冰遣使別當補時甥右衛門督藤原信賴舉兵據大内幽帝及上皇分兵守諸門矯詔召羣卿光賴疾信賴狂悖

久不入朝此日束帶而朝乳母子右馬允藤
原範能衷甲而後光賴謂範能曰事若急矣
汝方可取我首莫使亂兵侵辱既而升殿信
賴在笄一座群卿列其下光賴益不平之以
為彼右衛門督我左衛門督我何立其下乃
揖左大辨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倫序
直坐信賴上信賴畏怖色沮光賴端笏整容
曰知今日之議衛府督為笄一座然聞有旨
召諸卿不參者誅所議何事也一座皆不能

對信賴竟不出一言光賴回視曰噫朝參謬
乃振衣而起將出召第惟方言曰有詔召我
而無所預聞但聞當時才望皆將所誅勸我名
亦在其中我與此輩同死實無遺恨汝前與
信賴同車檢信西首汝已為別當別當重職
乘人之車後何其屈辱也惟方怛怩曰此奉
旨也光賴曰雖有旨何曾無一議我家事延
喜帝已降十一世于今矣汝善政不舉行非
忠良不共事今汝黨凶逆將墜家聲不亦哀

平大貳清盛已自熊野還以大軍來討之信
賴伏誅無日矣且聞信賴事無大小與汝謀
汝委曲保護莫使玉体震驚也又問主上今
何在惟方曰在黑戶御所上皇何在在一本
御書所神鏡如何在溫明殿劔璽在夜御殿
光賴問畢又見朝餉所搨形人影動此為誰
曰信賴居之光賴歎曰嗚呼至此夫使君臣
易座世雖澆季日月未墜地宗廟神靈何不
祐我國家異國雖世有亂臣皇朝未聞如此

之事因歔歔揮淚而出平治惟方奉帝潛幸

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賴與有功焉愚管

治物永曆元年為權大納言應保初進正二

位補諸大夫至大納言自光賴始職原抄雅

有才望二條帝敕使參知國政光賴固辭致仕

薙髮改名光照愚管抄居桂里楯桂入道兼

安三年薨年五十世稱葉室大納言又号六

條今鏡子光方光定光雅宗賴光方正五位

下阿波守光定正五位下兵部權大輔光雅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八

從二位權中納言補任系圖宗賴為伯耆守光賴

愛之欲以為嫡臨死屬宗賴於弟修理大夫

成賴以日錄文書授之兼安元年成賴讓已

賞於宗賴累叙正五位下尋任參議至正二

位擢大納言建仁三年薨年五十補任光賴弟

惟方

惟方永治平治間官階累進為檢非違使別

當進從三位補任甥信賴為弟信俊娶惟方女

以故情好款密及信賴謀反深結惟方遂發

兵幽帝及上皇使惟方及權大納言藤原經

宗規二宮舉動機務皆與惟方謀兄光賴召

惟方責之甚嚴惟方悔悟與經宗等陰合謀

乘夜奉衆輿出大內及藻壁門賊兵怪而詰

之惟方曰此宮女出也我在汝輩何疑賊尚

不信弓褫車簾奉炬燭之帝婉容美服與中

宮同駕賊以為真宮女乃閉門遂幸六波羅

愚管鈔平治物語惟方身短小及為別當人呼曰小

別當既黨信賴幽兩宮又與經宗奉帝脫賊

大日本史卷之百四十八 七

中時人以居中間成事稱中媒故人曰中
小別當左大臣藤原伊通曰中者忠也冰中
媒也惟方從兄誨去逆歸順此賢者之事也
平治惟方母帝乳母也故被親待漸預政事
經宗之舅也二人相得頗弄朝權且曰庶事
宜取聖旨不可使上皇知也上皇大怒曰帝
年尚少慮不至此是必惟方經宗難間也乃
敕平清盛捕之將寘死前関白忠通諫而止
於是流惟方于長門經宗於阿波惟方薙髮

改名寂信神皇正統記世稱粟田別當補任

及經宗赦還惟方作歌自悲詞意凄楚上皇

聞而憐之仁安元年召還十訓抄子惟定從

五位下宮内大輔為賴皇后宮權亮惟賴宮

内大輔惟基少納言勘解由次官系圖

藤原經宗大納言經實第四子補任保元中

至權大納言正二位補任素與藤原信賴睦及

信賴作亂引經宗及藤原惟方寄以腹心經

宗慮事不成與惟方合謀潛奉乘輿幸六波

羅愚管鈔平亂平經宗以帝舅深被親信與

惟方稍侵朝權上皇怒乃流阿波正統記愚管鈔今鏡

平治應保二年會赦召還長寬二年復官爵

聽帶劔尋任右大臣時人呼曰阿波大臣補任

平治仁安承安間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

監轉左大臣叙從一位補任治承二年為

皇太子傅壽永元年聽輦車牛車補任及平

氏滅源義經頻奏請賜追討賴朝宣旨法皇

猶豫不決下公卿議之經宗曰當時護衛京

師者唯義經一人若憤懣生變不知朝廷使

誰制之姑許所請以悅其意而後聞諭賴朝

使知非朝廷本意則何不可之有也大納言

藤原忠親所議亦同法皇從之玉海盛源賴

朝聞而啣之不入議奏之選愚管鈔經宗內不

自安抗表辭職文治五年薨年七十一補任經

宗久居顯要鍊達朝典為時所欽重愚管鈔世

稱大炊御門左大臣補任子賴實累官正治元

年拜太政大臣建仁元久間兼東宮傅叙從

一位尋辭太政大臣兼元二年復拜太政大臣
臣建保四年剃髮法名顯性嘉祿元年薨年

七十二補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七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藤原實行子公教 實能孫實定

藤原成通

藤原宗長弟雅經

藤原實行權大納言公實第二子也 系圖今

三子今從永久三年為參議累進從三位歷公卿補任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六

兼左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天養元年為
權大納言進正二位久安六年拜太政大臣
時許節會不就班直上殿保元元年致仕尋
薙髮改名蓮覺應保二年薨年八十三系圖
十四 從補任号八條太政大臣又号三條系圖實行
有才學肄習威儀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
晨昏侍養遭父喪藤原基俊來吊繫和歌於
梅樹曰牟加志美志阿流自我保珥迄牟迷
我延能波奈陀珥和禮珥毛能我多利世余

實行感傷答歌曰祢珥加倍流波祭能須我
多能由加志玖波多陀古能毛斗烏加多美
斗波美余鏡子公教公行公宗公行從三位
參議久安四年薨補任公宗正五位下民部大
輔系圖

公教歷侍從左右近衛少中將保延二年任
權中納言累進從三位久安中叙正二位為
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保元二年拜內大臣
永曆元年薨山槐記 公教資性勤儉不貪榮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九

利世以為賢鏡嘗與客相對會有礫撲陽子

客失色公教顧問曰何人所為家人對曰隣

家少將所投也公教笑曰此危地不可居乃

延客移坐少時礫復至公教徐曰可怖哉談

笑自若竟無愠色其量寬如此十訓抄初為少

將每夕候鳥羽上皇及待墮門院詣必有時

宮女以日暮為少將時鏡子實綱實國實房

實綱為正三位權中納言實國正二位權大

納言實房累歷顯要至正二位左大臣補實

行弟實能

實能累官保安中進後三位任權中納言天

兼保延間兼左右衛門督任權大納言兼右近

衛大將久安六年為內大臣轉左近衛大將

尋兼東宮傳補保元元年鳥羽法皇不豫大

漸實能密奏曰一旦宮車晏駕天下必亂陛

下宜遺詔以防未萌法皇悟其意敕源為義

平清盛等各作誓書上之美福門院愚管法

皇崩崇德上皇舉兵乃將出宮實能諫曰天位

禪受宗廟神靈之所幽贊而非人力所能也
是以上古以來身帝而兄臣姪尊而伯早者
比之而然冀陛下顧宗廟威靈一徇天命所
在後容端居而可也設尚未能遣情則應或
落飾緇衣棲遲幽僻也况新遭大喪哭声未
已而為左右所誘率爾圖非舉臣恐他日追
悔莫及也不聽上皇兵起帝遷東三條宮實
能從行保元物語尋轉左大臣進從一位二年薨
髮法名真理薨年六十二世稱德大寺補任又

号大炊御門鏡子公能公親公保公親幼而
好學藤原賴長稱之台記至參議正三位平治
元年薨公保正二位權大納言安元二年薨
公能正二位右大臣應保元年薨年四十七
号大炊御門子實定實家實守實家正二位
大納言建久四年薨号八條實守從二位權
中納言文治元年薨補任系圖
實定為人英敏頗有才學玉海著聞集蚤歷清要
永曆中任中納言補任應保二年帝幸日吉社

藤原實長以行事賞超實定叙後二位實定

追請昔日幸父公能第賞因叙後二位班在

實長下長寬二年與實長並任權大納言實

定意尚不歎遂辭大納言而叙正二位以超

實長凡為卿者罷官以進位古來之有也聞著

集補仁安初任皇太后宮大夫嘉應二年辭之

補自是家居有年沈鬱不得志作詩歌自遣

佳句甚多世傳稱之著聞治承元年任大納

言尋兼左近衛大將補元任○盛衰記曰兼安

地才學世所推重且為大納言上首以為必

中選右大將平重盛轉任之第中納言宗盛

任右大將實定乃屏居山林作歌寄藤原顯

長詞意凄楚顯長答歌慰諭之實定沈滯數

年鬱々不樂有出家之志召其臣佐藤原宗

者私告其情近宗固諫止之勸詣安藝嚴島

明神祈得大將實定從之靜海素崇信嚴島

明神聞其自往致禱惻然曰近衛大將彼家

所世任我舍斯人舉宗盛我過也乃使宗盛

解右大將降重盛任之薦實定兼左近衛按

實定履歷著聞集所著與神長贈答和歌見新

盛衰記謬妄傳會其與顯長贈答和歌見新

古今集而顯長誤今不採壽永二年為內大

臣大將如故補源義仲作亂任意黜陟欲以

妻兄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為攝政然大臣無

闕就實定借內大臣舉師家為之因停內大臣

玉海恩管鈔元曆元年復任內大臣文治中

補任盛衰記拜右大臣尋轉左建久元年辭官舉子允近

衛中將公繼為參議翌年薙髮改名如圓是

歲薨年五十三稱後德大寺補任源義經奏請

追討兄賴朝宣旨也事下三公議之實定不

輒可否賴朝德之選舉議奏公卿實定在其

中及薨深惜之東鑑實定家多藏書和漢書都

萬餘卷花園左大臣記八十許卷四條戶部

記百餘卷皆世之所無玉海最善詩歌構一室

常延歌人於其中嘯詠自娛其雅尚如此井蛙

抄子公守公繼公守右近衛中將玉海公繼自

有傳

藤原成通右大臣俊家孫權大納言宗通第

四子也補任甫九歲患瘧僧都某祈之不知宗

通欲引一僧更禱之成通曰聞我未難胎僧

都已為修驗師九歲無恙誰謂不効今有此

疾遠使他僧祈請縱蒙其力而求我所願况

効驗不可必乎且我疾不至隕命願大人無

患宗通嘆異長明宗心集永久天養間歷右近衛

少中將任參議進後三位任權中納言兼侍

從康治元年叙正二位久安五年轉權大納

言補平治元年薙髮改名拙蓮薨年六十三

補成通好蹴鞠練習不倦疾則卧蹴之而則

入大極殿竊蹴之如此二十日或使十八人

並坐踰肩蹈頭而蹴鞠人皆不覺靴之觸皆

曰如鷹在臂如笠在頭也或蹴之臺盤上不

復聞靴音或蹴之清水寺舞臺檻上視者失

色成通徐步自若凡揚鞠高三倍他人嘗試

揚鞠如有颺風助餘勢揚揚入雲遂不見所

墜因著鞠譜一篇曰我蹴鞠七十日其妙至

感鬼神後世歌人尊信人麻呂壁柱遺像以

祭之世之好鞠者亦不宜輕我也鞠譜著後

世蹴鞠盛行立鞠神社於成通西洞院故宅

以祭之諸神根元抄雲并春○鞠譜著聞集

上置鞠人以祭之會飲盡歡客去獨坐燈下忽

見三兒人面猿身共昇一鞠來成道問何者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九

曰我鞠神也額上各頭名請視之額各有金字一春楊花一夏安林一秋園且曰王公好鞠則國富身壽凡人所念多作罪障好鞠之人無有他念自成功德公愈勤之忽不見又嘗詣熊野背而蹴鞠二百不墜其夜夢社僧授那木葉覺後葉在手自以為異事涉怪誕取不成通最輕捷能走牆腹又顛轉屋上忽坐簷端嘗蹴鞠庭上鞠倏入簾中成通隨入會宗通在坐成通恐蹈席受鞠跣上翻身躍而出著聞集又嘗從幸白河中流馬蹶忽立鞍上裳衣得不濡鏡宗通屢戒喜其輕捷猶未能悔鳥羽帝召成通問曰輕捷何益成通曰

臣僮僕僅一二人當朝若雨有持傘者而無揭簾者臣手褰裳揭簾躍而上車朝衣不污殆似有益帝默然著聞集成通無子養姪為通子恭通為嗣壽永元曆間歷參議中納言正治中至正二位權大納言補任又養源行宗子有通子之為下總守系圖藤原宗長大納言忠教曾孫也祖父賴輔歷豐後守太宰少貳至刑部卿從三位系圖父賴經坐與源行家義經交通元曆元年流于伊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九 八

大日本史 卷之百四十九

豆時宗長為左近衛少將亦坐罷官東鑑初賴

輔學蹴鞠於藤原成通稍有名稱宗長受其

業練習多年遂究精妙後鳥羽上皇好鞠以

宗長為師上皇蹴鞠亦絕巧宗長及弟雅經

藤原泰通等共上表奉稱曰蹴鞠長者雲井春鞠

師據上皇臨於前太政大臣賴實之弟蹴鞠

賜宴明月記第上中下各八人世稱宗長兄

弟曰上足聰襪及冠綫禁色始于此焉雲井春

宗長官至刑部卿東鑑按系圖曰建保中進

採子宗教輔長宗教為刑部卿土御門帝以

宗教為鞠師宗教二子教繼教俊教繼任左

近衛少將叙正四位下教俊為侍從輔長為

侍從系圖宗長弟雅經

雅經建久中為侍從建仁建永間歷兼越前

加賀少任左近衛少將補任以善和歌直和歌

所後鳥羽院口奉敕與源通具藤原定家等

撰新古今和歌集本書兼元中轉左近衛中

將建保六年進從三位兼久二年任參議明

年薨年五十二補任雅經常學和歌於定家至

其子孫休載與二條家無別但宴會獻歌懷

紙三行五字是纔異耳物徵書記又好蹴鞠兄

穿冠一時号宗長曰難波雅綰曰飛鳥井子

孫以為稱号後難波漸衰唯飛鳥井和歌蹴

鞠俱為世所宗雲井春○著聞集曰雅綰少

社嘗作歌曰與乃奈加珥加孺奈羅以美乃

斗毛知妬利奈岐古曾和珥加多禮加乞乃加波

羅珥一夜社司夢神告曰我憫所詠奈岐古

曾如多礼者伊必求其人社司遍求得雅經

告以夢雅經感嘆子教定至右兵衛督正三

位補任

大日本史卷一百四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四十九
藤原敦光
清原賴業
藤原兼光
藤原敦光式部大輔明衡子大内記敦基母
弟也少攻文學對策及弟仕堀河鳥羽崇徳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七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校

藤原敦光

清原賴業

藤原兼光

藤原敦光式部大輔明衡子大内記敦基母
弟也少攻文學對策及弟仕堀河鳥羽崇徳

三朝歷式部丞大內記兼文章博士遷大學
頭轉式部大輔保延元年災異荐臻飢饉疾
疫邊海騷繹盜賊踵起帝令諸儒論奏敦光
援證古今上疏曰天變地妖所以警戒人主
也凡厥休咎之象司天奏之古人有言曰日
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儻見無世而
不有也上明而政平則雖茲世而起無以傷
也後漢永元年中有日蝕之異公卿大夫皆
言封事詔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專城者三

十人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我朝弘仁聖代
登用賢才抽為侍中選為郎官當其新叙之
日授彼專城之任其後歷代二十四代計年三
百餘年車書同軌無有異路而近年以來風俗
澆漓恩典班駁儻不墜往代之聖猷自可贊明
時之皇化夫疾疫之起政違時令之所致也天
平十三年敕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像寫大般
若經以禳疾疫祈豐穰弘仁四年禁京畿百姓
棄擲病人修捨以協掩蔽之義伏惟倭漢之間

每有災異或舉賢即優者老贍貧民或免租穀
減調庸者徭役宜遵舊規以存寬恤王者八政
食為其先古人有言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
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食自非兼年之食何
免荒飢之憂夫衰弊之漸其來有由一者廟社
不祀也祈年祭月次神今食神嘗祭新嘗會朝
之重事也其祀僅存其禮漸薄凡神今食天皇
幸中和院神嘗祭幸大極殿威儀棣棣自感神
心昔告朔餼羊仲尼愛禮以小喻大何失恒規宜

每事遵式舉而行之諸國所在大小神社破
壞不修顛倒無基國宰不踐祭祀之場社司
不為修治之營况私家譎之輩知廟社之務
誰能竭謹慎之誠而致齊肅之禮乎二者佛
事不信也招福之術以教法為本歸佛之要
以清淨為先是以寶龜三年十一月詔每年
正月行吉祥悔過於天下諸國國分寺救飢
荒之禍以為恒例而今廟堂之中雖備威儀
州閭之間恐致闕畧國分寺有無實之聞講

讀師無有智之侶欲得感應宛如求芙蓉於
木末恒例齊會臨時佛事獻念雖深施與如
踈是則諸司懈怠諸國艱澁之所致也三者
奪農時也中古以來高堂大廈造營寔繁築
山鑿池課役未絕人不旋踵民無息肩昔衛
靈公依宛春之諫罷嚴寒之役矧乎冰時使
民必傷農事須休土功勿奪農時四者重賦
歛也田畝無加賦歛有增者古傷之今傷之
魏文侯時租稅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

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田課歛多也不可賀
焉由是魏國大理如聞近來無檢田數之增
減不究農民之貧富強稱利田徵納租稅地
廣民富者自適其宜地狹民貧者疇失其心
富者寡貧者衆旁觀論之可謂苛酷又雖檢
田數率法過差興亡之間世自知之宜隨國
之治否為使之褒貶五者不禁奢僭也彼滌
器畫罇猶議其奢葛衣菘食長傳其儉漢文
帝之罷露臺齊桓公之却紫衣治世盛舉後

代美談也方今天下人庶屋宅衣服既踰制
度斬騎僮僕多過規模頻加禁過猶不悔改
鄙語曰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城中好廣
眉四方且半額世之所好只從時俗况復金
銀之珍彫鏤匪一紅紫之服冗費甚多宜繹
從前之綸言以停當時之華麗六者學校之
廢也天下之所貴唯賢所寶唯穀皇朝宮城
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宗聖師右則穀倉院以
蓄米穀而實舍顏弊鞠為茂草蘋繁蕙藻之夏

有累供備縉紳青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即
位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
舊弊頻致豐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
之新化七者府庫空虛也大府食廩久以空
虛諸國租稅已少填納况納官封家有各無
實列位之臣不預月俸奉公之士難禦歲寒
所謂衣食闕於家雖父母不能制其妻子凍
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又諸國大糧
頒給幾希臺隸之輩衣糧難支如此七事寮

大日本史 卷之百五十一
一不可抑諸國土民為此課役或稱神人或
乃惡僧橫行部內對捍國務加以京中所任
浮食大賈或於近都借一物向遠國貪三倍
或當春時與少分及秋節取大利若送教廻
之寒煥殆傾終身之貯資窮民不堪舉家逃
亡永鬻妻子為彼奴婢天下凋殘職此之由
伏惟延喜年中式部太輔三善清行朝臣封
事所謂天下費水徃世十分之一者以彼一
分弘之今時水復延喜十分之一國之衰耗

捐掌可知戶令云凡遭水旱災蝗不熟之處
少糧應須賑給賦役令云凡田有水旱蟲霜
不熟之處國司檢實具錄申官免租調課役
者須遵令條速施德政以安人民凡海陸盜
賊之起莫不繇飢寒而萌奸邪之心所謂渴
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用刑罰難致肅清戶
口饒衣食足則邊境安寧寇賊消散宣從延
曆五年四月十九日格文簡擇良吏禳除共
盜但國有典刑誰免懲誡雖觸一面之網羅

終致四海之靜謐蓋馭俗之道寬猛相濟去
兼平六年南海賊首藤原純友結黨屯聚時
以紀朝臣淑人任伊豫守兼行追捕事賊徒
聞寬仁二千五百餘人悔過就撫尉師三十
餘人束手歸除即給衣食田地令勤農業然
則循良之吏各赴任國搜求黨類若有歸降
之輩班田給物依前行之國富刑清亦籌策
之一也抑太宰府者蕃客往反之地也鎮守
府者遠畿交接之境也若無霜威之振外土

恐有風聞之及殊方縱雖屬無為之世何可
忽不虞之備安不忘危古之烟誠也敦光學
該內外靡所不窺凡當時文章銘贊必使敦
光草之續文天養元年卒台記一子有光永
光成光並以文學仕圖系
清原賴業初名顯長後更今名左大臣夏野
之裔大外記祐隆子也補大外記明經博士
特敕兼學明法為高倉侍讀系承安中宋遺
法皇書曰賜日本國王朝議以為冰禮宜卻

之時論不決賴業曰朱雀一條兩朝彼所贈
牒狀稱呼不敬卻而不受義曆中所贈亦曰
賜日本國而受之人或議譏况今所贈明州
刺史而此宋主乎古者彼我互稱天皇用敵
國禮而今若此可為國耻聞者避之安元中
兼越中權守治義養和間諸州兵起平氏日
衰內大臣宗盛討無所出使謂賴業曰今觀
事勢難以威力戡定此禱神奉佛則不能濟
豈修大神宮臨時祭耶將遵阿育王故事造

八万四千基塔耶籌略所宜請指昼之對曰
臨時祭可問其人造塔在公意今之所急在
亟草辭政讞辭訟也不然危亡無日雖然足
於我所知公卿大臣所宜議也海玉文治五年
辛年六十八系圖閉白兼實稱曰賴業學該和
漢當世無雙國之大器道之棟梁可謂不耻
千古凡朝議典故每有咨議賴業引證古今
辨析精覈多見從用海玉子孫建祠祭之後嵯
峨帝賜号曰車折大明神系圖相傳有人嘗乘

車過其祠車忽折因名焉子佐光親業並任少
外記壽永中源義仲及攻法住寺殿親業中
流矢而死

玉海盛衰記
平家物語

藤原兼光中納言資長子也永曆中對策及
第累歷要職文治中進權中納言正三位兼
右兵衛督建久二年為檢非違使別當
復廢絕廳務修舉有幹事之稱時有失釜者
就其隣家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召問
之其人辨曰我蹇也每控地而行此年則不

補任

能寸進何得持釜去也衆以為然失釜者訟
而不已兼光判以釜予被告者曰汝言有理
我知告者為妄也盜喜即以頭戴釜而去兼
光呼回諾之盜竟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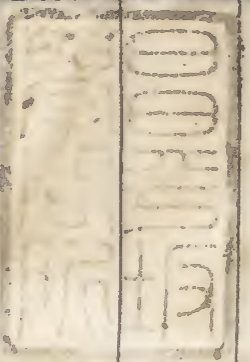
著聞集

七年叙從二位尋

補任

子資實正二位中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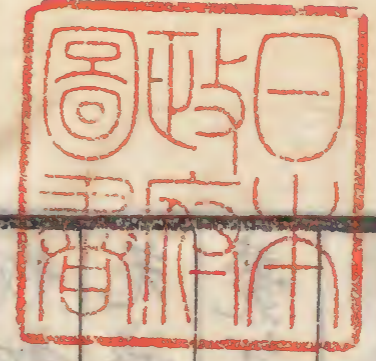
補任
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五十終

皇朝通志卷之二百五十一

大清本朝... 一百五十一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